

典藏

ART OF
Collection

藝術雜誌

1995. 7



張城吉油畫 30F 空靈 荷苑藝廊提供

1995
第壹期

7

企業藝術市場潛力十足◎古董市場特別報導
拍賣公司徘徊十字路口◎廖修平是福華飯店的化妝師
新月迷魂—金芬華的一天◎陳庭詩的頑石收藏





▲金芬華辦過許多次個展，每一本畫冊裡都有一篇她自己寫的短文，文章裡面總是充滿咖啡、紅酒、下午茶的慵懶氣息。而現實生活中的金芬華確實也像她自己筆下的人物，因為自閉自足，因為幻想綿長，使她的畫中帶有盧梭 (Rousseau) 和卡洛 (Kahlo) 的魔幻色彩，又因為女性特有的纖柔，使她的作品與行止坐臥都染上一層南宋詞意的溫婉。

新月迷魂

金芬華

撰文 ■ 林文居

攝影 ■ 蕭子清

金芬華的畫，以浪漫聞名。在細膩縝密的筆觸下，無花不香，無草不青，蔥鬱鬱，金風送爽，新月迷魂，畫中的主人翁無不沈思若夢若耶，每一番情境無不似幻似真。這些畫面有時不免令多筆者生疑——是什麼樣的作者、什麼樣的心境，畫出這樣魔幻似的作品？

走進金芬華的家裡，看到金芬華本人，似乎使人一下子都明白過來了。金芬華絕少出門，她的家就像她的古堡一樣，戶外的活動僅止於上館子吃晚飯，到社區的各個庭院中拍攝一些畫畫所需的植物寫本，以及每週去一次只有五分鐘路程的代理畫廊小坐閒聊。雖然有客人到訪，金芬華連款待客人的蛋糕都是請人順道從街上買回來的。

相對於戶外生活的單調，金芬華的家更顯得豐富多變。自給自足，獨門獨棟、地面四層地下一層的修長建築裡，頂樓是畫室，三樓是主臥室和女兒的睡房，二樓是起居室和客房，挑高的一樓是客廳和廚房，地下室做倉庫。每個樓層都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連三四坪大小的前庭，也滿滿種著蕃石榴、木瓜、白丁香、九重葛，臨近草坪處，則盛開著一叢叢紅白相間的非洲鳳仙花。放眼看去，密密麻麻的庭樹就像金芬華畫中的場景。在一樓客廳裡，採光好的角落，擺置著長春藤、洋蘭、水芙蓉，憑窗而立，綠意盎然如同溫室花房。金芬華在這裡煮咖啡、看畫冊、給植物澆水，她說：「早上給那些植物澆水、修剪枯葉，可以耗掉兩個鐘頭也不覺得累。」

金芬華整個生活就在這棟修長的建築裡，呈現一種自閉而又自足的形態。她平常會利用上午時間打底，無意識的、自由無拘的動作一再重覆，就像為了修練心境的早課一樣，只是讓情緒平靜下來，然後更加專精的為下一件作品蓄勢待發。中午時分，金芬華簡單吃過中飯，便開始作畫，上小學的女兒在午後四點自行回家，練琴或讀書寫字，晚上一家人吃過飯之後，有時候金芬華會放任自己繼續創作，家人、家事都不牽記在心土。

憑借著夫家對她的支持，金芬華從一九八九年在龍門畫廊舉辦第二次個展至今，幾乎每年都能夠有充足的作品數量舉辦個人展覽，雖然蟄居在家，卻已然在不知不覺中晉身專業畫家的行列當中。

金芬華一九五五年出生於高雄，因為父親在警界服務的緣故，小時候常常搬遷，印象最深刻的住家是基隆深澳，那是一個靠山臨海的小鎮。由於身為長女，金芬華似乎承受了更多父輩的期許，她順利考取北一女中，以第一志願就讀於台灣大學商學系，甚至參加會計審計人員的普考和高考，以取得公務員任用資格；畢業之後在外商電腦公司會計部門任職。名校、高薪，一路走來全都是乖女兒的行徑，但金芬華偏偏無端地拿起畫筆，沒有師承，也沒有正式進入畫室習畫，只是憑著喜好與直覺，或是抓著機會找前輩請益，金芬華就在學畫不久之後，舉辦生平第一次個展。金芬華由此從會計部轉任企劃部門，雖然工作內容和興趣較為接近，但此時的金芬華卻苦於工作與創作無法兼顧，終於為了籌措第二次個展而把為人稱羨的工作辭掉了。

剛生下小孩，剛買了內湖的房子，畫畫的事業正待試探，金芬華還是選擇了專職創作。金芬華回憶這十年來近乎隱居的生活方式，圈子雖小，收穫卻不少，特別是九二年個展前夕，台灣前輩畫家廖德政收藏了她的畫作，給了她莫大的鼓舞。她自己偶而也買進一兩件中青畫畫家的油畫，目前收藏有許雨仁、李明則、詹錦川等人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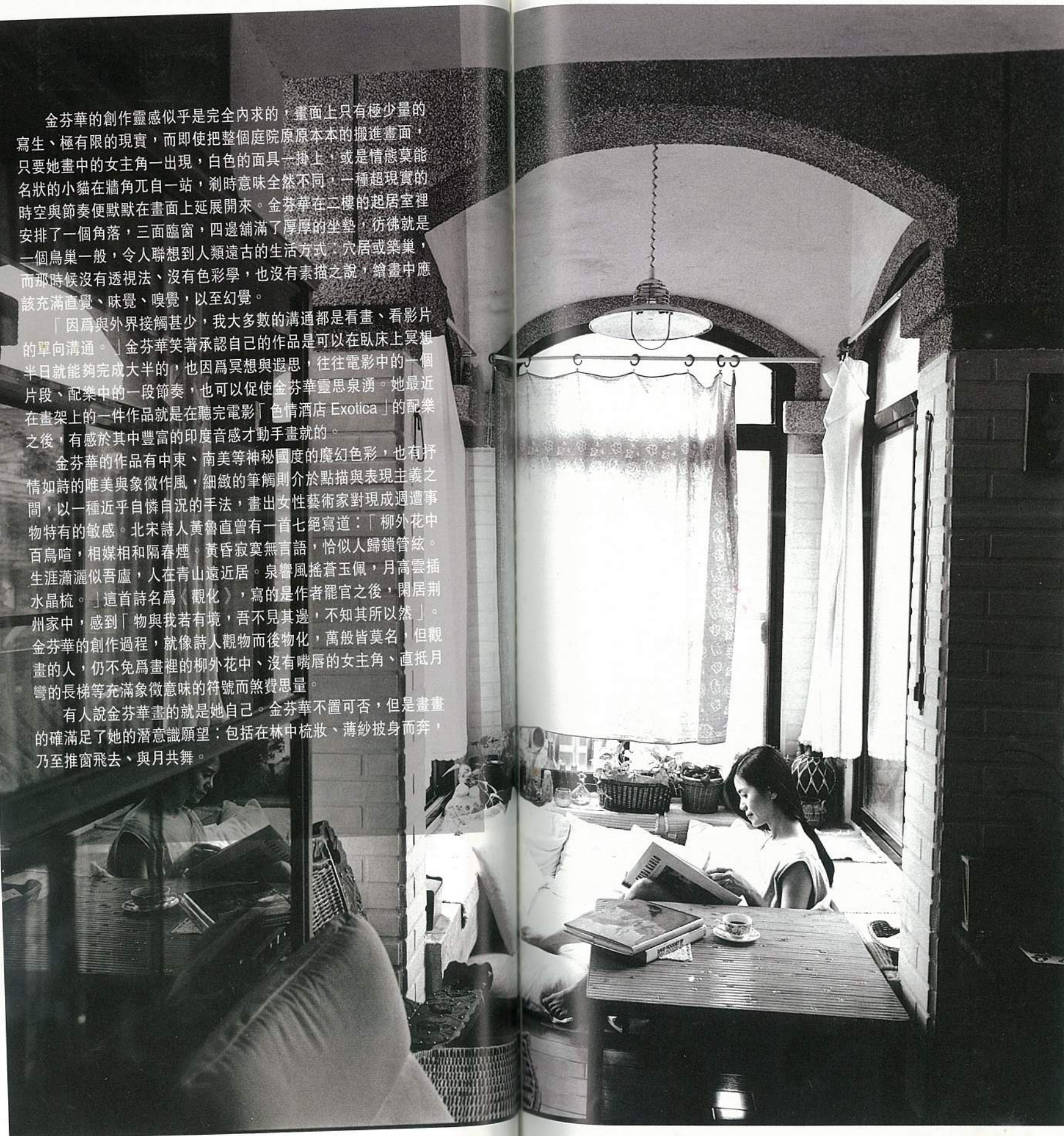
▲金芬華的先生和她是任在外商電腦公司上班時認識，而後結婚、成家。為了籌辦在龍門畫廊的第二次個展，金芬華毅然辭去高薪工作，專心創作；當時房屋貸款剛開始付費、小女兒還小，繪畫事業的前景也未可知，但她的先生仍然默默支持她走過十年歲月。絕少在家裡開伙，家事不多，每個週末找個合意的館子共餐，便是一家人的歡樂時光。
▶金芬華在二樓起居室一個三面臨窗的角落，佈置了一個如同鳥窩的空間，極度充足的採光使這裡像被架空在樹上，鋪得滿滿一地的坐墊更像是小鳥銜來築巢的泥和草。金芬華不能否認：她的畫在臥牀冥想之時，已經完成了大半。

金芬華的創作靈感似乎是完全內求的，畫面上只有極少量的寫生、極有限的現實，而即使把整個庭院原原本本的搬進畫面，只要她畫中的女主角一出現，白色的面具一掛上，或是情態莫名狀的小貓在牆角兀自一站，剎時意味全然不同。一種超現實的時空與節奏便默默在畫面上延展開來。金芬華在二樓的起居室裡安排了一個角落，三面臨窗，四邊鋪滿了厚厚的坐墊，彷彿就是一個鳥巢一般，令人聯想到人類遠古的生活方式：穴居或築巢，而那时候沒有透視法、沒有色彩學，也沒有素描之說，繪畫中應該充滿直覺、味覺、嗅覺，以至幻覺。

「因為與外界接觸甚少，我大多數的溝通都是看畫、看影片的單向溝通。」金芬華笑著承認自己的作品是可以在臥牀上冥想半日就能夠完成大半的，也因為冥想與遐思，往往電影中的一個片段、配樂中的一段節奏，也可以促使金芬華靈思泉湧。她最近在畫架上的一件作品就是在聽完電影「色情酒店 Exotica」的配樂之後，有感於其中豐富的印度音感才動手畫就的。

金芬華的作品有中東、南美等神秘國度的魔幻色彩，也有抒情如詩的唯美與象徵作風，細緻的筆觸則介於點描與表現主義之間，以一種近乎自憐自況的手法，畫出女性藝術家對現成週遭事物特有的敏感。北宋詩人黃魯直曾有一首七絕寫道：「柳外花中百鳥喧，相媒相和隔春煙。黃昏寂寞無言語，恰似人歸鎖管絃。生涯瀟灑似吾廬，人在青山遠近居。泉響風搖蒼玉佩，月高雲插水晶梳。」這首詩名為〈觀化〉，寫的是作者罷官之後，閑居荊州家中，感到「物與我若有境，吾不見其邊，不知其所以然」。金芬華的創作過程，就像詩人觀物而後物化，萬般皆莫名，但觀畫的人，仍不免為畫裡的柳外花中、沒有嘴唇的女主角、直抵月彎的長梯等充滿象徵意味的符號而歛費思量。

有人說金芬華畫的就是她自己。金芬華不置可否，但是畫畫的確滿足了她的潛意識願望：包括在林中梳妝、薄紗披身而奔，乃至推窗飛去、與月共舞。



▲金芬華過著近似「大隱於市」的生活，大部份的時間都在室內消磨。所謂的戶外活動，只有外出用餐、到離住家只有五分鐘路程的代理畫廊聊天，以及在社區的各庭院裡，用相機記錄畫中所需的植物藍本。從她現實生活的簡約、重覆，甚至帶一點自閉的形態，令人想到：原來內在是可以無限延伸，而夢想是可以天馬行空。



▲坐在畫架前，端視著自己完成一半的作品，金芬華不自覺的就做出一個與畫中一模一樣的姿態；背窗而坐，飄逸如小說女主角的身影，輕簡的衣裝，然則側首整理著一頭長髮。畫家的想法掌控了畫面情境，又讓自己走入畫面當中，每一件作品都像是一張自畫像。



▲金芬華的創作過程，就像詩人觀物而後物化一樣，萬般皆莫名，分不清物與我的情境了。然而觀畫的人，仍不免為畫裡的綠樹紅花、蒼白的面具、沒有嘴唇的女主角、直抵月亮的長梯等充滿象徵意味的符號而煞費思量。
 ▶從裡到外，從客廳到臥房，金芬華至少每天要照顧五十盆綠色植物，花費整整兩個鐘頭的時間為它們澆水、修剪枯葉。然後金芬華開始在畫布上做打底的工作，她說：「沒有拘束的、重覆性的筆觸，讓我整個上午的心情沈下來。」

